

# 异化的复归

## 中国大学教育生态体察

文 魁 著

# 异化的复归

## 中国大学教育生态体察

文 魁 著



中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化的复归. 中国大学教育生态体察/文魁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7-300-20166-5

I . ①异… II . ①文… III . ①高等教育-教育生态学-中国-文集 IV . ①G649. 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8583 号

## 异化的复归

中国大学教育生态体察

文 魁 著

Yihua de Fugu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010 - 62511770 (质管部)	
电 话	010 - 62511242 (总编室)	010 - 62514148 (门市部)	
	010 - 82501766 (邮购部)	010 - 62515275 (盗版举报)	
	010 - 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a href="http://www.ttrnet.com">http://www.ttrnet.com</a>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5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张	20.7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62 000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目 录

导 言 .....	1
-----------	---

## 第一章 追寻大学本色的回归

高等教育生态与绿色创新人才 .....	18
内生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根本 .....	36
科学建设大学 .....	51
科学发展学科 .....	67
科学发展观之我见 .....	83
服务社会与大学功能 .....	86
办大学要始终保持危机感 .....	92
职称：岗位职责还是身份标识？ .....	96
大学的二级学院 .....	108
治校方略访谈录 .....	117
重塑大学象牙塔品位 .....	130

## 第二章 释放教师职业潜能

教师乐业工程 .....	138
追求教学卓越 .....	145

教师职业导航 .....	150
教师的精神家园 .....	152
感悟师道 .....	158
对 OTA 事业的六条建言 .....	164
静心教书 潜心育人 .....	165
术业有专攻 .....	167
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与知识员工的职业生涯 .....	171
关注高校青年教师从业生态 .....	179

### 第三章 滋养学生创新潜质

论以学生为本 .....	186
从“要我学”转向“我要学” .....	192
善于学习 乐于感悟 勤于探索 勇于拒绝 .....	195
践行骆驼精神 .....	198
崇德尚能，经世济民 .....	201
寄语奥运志愿者 .....	204
“世纪之问”的思索 .....	206
研究生教育要不辱使命 .....	209
修复研究生培养生态 .....	226

### 第四章 文化治理与生态修复

我的文化观 .....	232
传承骆驼文化 .....	239

---

驼舟：学校新 LOGO 之神韵.....	241
驼舟 LOGO 新寓意 .....	244
骆驼品格与奥运精神 .....	246
师以生为贵 .....	249
精益课堂理念 .....	250
圣洁课堂公约 .....	253
校园占座现象的文化治理 .....	256
改革文化的升华 .....	260

## 附 录

附 1 他植根于改革实践的沃土中 .....	270
附 2 从失学青年到大学校长 .....	274
附 3 岂伊地气暖 自有岁寒心 .....	276
附 4 路漫漫修远兮，吾将上下求索 .....	284
附 5 文魁：学者人生 .....	290
附 6 与共和国同龄 .....	300
附 7 大学校长的岗位职责 .....	305
附 8 大学使命图示 .....	309
附 9 加强交流与合作，携手前进，共同发展 .....	310
附 10 骆驼神韵伴校行.....	314
附 11 固本强基，厚积薄发 .....	321
后 记 .....	325

## 导　　言

# 直面中国大学教育生态问题

中国的改革已经三十多年，新一届党中央在充分肯定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又一次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进军号。而全面深化改革是以清醒、冷静面对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为基本出发点的。发现和找准问题，是各个方面改革深化之基本前提。中国的大学教育，三十多年来，同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发展的贡献不可磨灭；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梳理，对其认识也还不够深刻。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直面现实。否则，将难以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任务，难以满足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时代要求。正是出于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把近年来以教育生态视角对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的观察、审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异化与复归的理论进行的理论思考，以及多年来对大学教育生态的体察、探索和感悟，编纂成册，以期唤起人们对大学教育生态问题的关注。本书以异化与复归理念为主线，按照教育生态的因子和环境构成框架，凸显文化治理对大学教育生态修复的功能。可以说，**异化复归、生态修复和文化治理**是本书的三个主题词。

——

异化的复归，本书之命名，来自一名大学生读书时的理论震撼以及一

---

\* 2014年2月15日成文于风格与林苑。

位大学校长任职后的现实感叹。

初读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被“人的价值”与“人的贬值”所吸引，进而为马克思对被掩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本质异化的生动描述、对劳动异化形成过程入木三分的深刻分析以及人类必将复归劳动类本质的判断所震撼。后来通过系统研读《资本论》，更为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折服，也对私有制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前景深信不疑。从此，异化和复归就成为我研究政治经济学、劳动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以及城市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视角。

这里，首先有必要重温一下马克思笔下的劳动异化：

**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当然，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sup>①</sup>

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即他的现实的类对象性，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因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被夺走了。<sup>②</sup>

**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

<sup>① ②</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8～159、1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①

重温马克思笔下的异化与复归，发人深省。从原苏联到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异化的复归奠定了制度基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自觉实现”劳动异化的复归进行了永不磨灭的探索和尝试。社会主义对异化的复归是自觉的，体现着人与动物的类本质的区别，是其魅力和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社会主义无疑是对资本主义异化复归的必由之路，是一条正路。但由于缺少“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的必要前提和生产力基础，“人的贬值”虽然得以中止，而“人的价值”在计划经济中，却未能充分实现，因此复归还不是“完全的复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矫正了中国对传统社会主义老路的路径依赖。中国的改革开放，使社会财富快速增加，为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新路，同时也在为“完全的复归”积累着物质条件。但在异化复归的道路上，中国的新路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市场经济是自发的，社会主义是自觉的。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是单纯自发的市场经济，而是“自觉十自发”，是自觉的市场经济。我们必须认识到，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发现象，只要有一定条件，就会滋生、蔓延。我们不得不承认，只要搞市场经济，其自发性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异化现象，异化挑战复归，自发挑战自觉。如果复归不能遏制异化、自觉不能驯服自发，我们就真的可能走上异化的邪路。对异化邪路的警示，马克思以后的许多学者都从不同的角度作过深刻的论述。

刘易斯·芒福德是继马克思揭示劳动异化之后，深刻揭示生态异化的又一位伟大学者。芒福德的《城市发展史》以丰富的史实资料揭示了城市发展的起源、演变和前景，无可辩驳地论证了资本主义对城市发展的异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化。研读这部不朽的著作，使我进一步看清了异化的危害，强化了复归的信念。特别是当我们一方面享受着告别短缺后的物质财富，一方面却身陷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自然和社会的雾霾，我更为他对工业文明中非理性内容的批判所征服。让我们记住他的以下论述，作为我们面对现实中正在蔓延的异化的警醒：

就资本主义对城市的关系来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随着资本主义力量在过去 4 个世纪内日趋巩固，它的破坏力也大大增加。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一个位子，或者毋宁说，资本主义承认的只有贪婪、贪心、骄傲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迷恋。<sup>①</sup>

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准备破坏最完善的社会平衡。……新的经营思想也要摧毁一切阻碍城市发展的老的建筑物，拆掉游戏场地、菜园子、果园和村庄，不论这些地方是怎样有用，对城市本身的生存又是如何有益，它们都得为快速交通或经济利益而牺牲。<sup>②</sup>

我们是处在这个时代：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我们时代的人，贪大求多，心目中只有生产上的数量才是迫切的目标，他们重视数量而不要质量。在物质能量、工业生产率，在发明、知识、人口等方面，都出现这种愚蠢的扩张和爆炸。随着这些活动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它们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sup>③</sup>

《小的是美好的》的作者舒马赫更是尖锐地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程度：

---

<sup>①②③</sup> [美] 刘易斯·芒福德等：《城市发展史》，430、581 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现代人类，沉醉在科技力量大展神通的兴奋中，建立了一个掠夺大自然的生产体系和一种残害人类的社会形态。大家认为只要有更多的财富，每件事情终会各得其所。货币被视为威力无穷；即使货币不能实际购买到非物质的价值，诸如正义、和谐、美丽甚至健康，它也可以抑制对这些价值的需求，或补偿失去这些价值的损失。因此，生产的开发及对财富的追求，已经成为现代世界最高的目标，至于一切其他的目标，无论曾费多少口舌去鼓吹，到头来只能屈居次席。<sup>①</sup>

异化一词，除了马克思、芒福德、舒马赫等从社会制度深层意义上的使用外，就其词义本身，还可以理解为转让、疏远、脱离和转化等更普遍、更能切实感受到的表层含义。特别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改变初衷、偏离目标、南辕北辙、反客为主的异化现象比比皆是。如时下，为禁止非法违规行为的各种“罚款”在利益驱动下纷纷变身为可以合法通行的“价格”，红灯异化为绿灯；为寻求把握目标实现的标志而建立的各类考核“指标”，变异为人们为之而拼力的直接“目标”，原本目标却被抛到九霄云外，手段异化为目标。表层的异化现象是和深层异化本质联系在一起的。异化，无论从哪个层面的意义上讲，都值得我们高度关注、深刻认识。

我对异化现象的理论思考，虽然主要集中在经济问题，但身临其境的，更多的却是对大学教育生态异化的切身感受。商业社会的异化似乎不可避免，人们对使用价值的需要变为对价值的追求，进而变为对货币的追求、对利润的追求，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金融拜物教主导着社会价值取向，逐步偏离人的原本目标。大学是人类最具理性的地方，应该是超凡脱俗、先知先觉，以科学认知引领异化复归的圣地。大学培养出的人

<sup>①</sup> [英] E. F. 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243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才，不但要具有各个学科的专业知识，能履行社会各行各业的高端职责，而且应该具有清晰正确的价值理念和对异化复归的高度自觉。但现实中，大学自身进入世俗，目标变成手段，手段反成目标，形式主义主导着大学的运转，而教师、学生和政府却全然不晓，在彼此“迁就”、“博弈”的相互适应中，形成大学异化的合力。如果把教师的教学科研活动、学生的学习过程、政府和校方的办学看作劳动过程，那么，大学的劳动过程也在被其他本不该有的利益所推动或诱惑而走向异化。这本文集记录了我对这种异化的深深忧虑。

被异化包围的觉悟者，常常表现出个人的无奈。

江晓原在 ISIS 文库的总序中，把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科学技术比作一列“欲望号”特快列车，正风驰电掣越开越快，但是却没有刹车装置。车上的乘客没人知道谁在驾驶列车，也不知道正在驶向何方。“最要命的是，现在我们大家都在这列列车上，却没有任何人能够下车！”

殷谦在他的《棒喝时代》中这样描述对异化的感受：现在很多人被外在的异化力量主宰着，我们无奈地顺从它的摆布，因为我们没有能力，或者说我们没有自由拒绝它的奴役。这种力量如此任性，如此强大，它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就将强人变成弱人，将好人变成坏人，将英雄变成小人。见义勇为几乎成了傻瓜和弱智的代名词。生活中很多人都成了这种无稽之谈的受害者。因此受凌辱、受伤害的深刻记忆，直到今天仍然折磨着那些善良、正直和勇敢的好人的心灵。

面对大学教育生态的异化，我虽曾为一校之长，也同样常感个人的无奈。但无奈不是无望，自觉者对异化无奈的呼喊，正在于他们心怀复归希望，帮助尚未觉悟的人们“认清自己的处境”，唤醒社会对异化的麻木。希望还在，明天会好。我们还是要看到人类取得巨大历史进步的主流，包括当代资本主义对早期资本主义异化的部分扬弃。我始终坚信马克思所揭

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人类终将走向类本质的复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开辟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异化复归之新路。尽管市场经济会不断滋生异化，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直面快速发展中的问题，能够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面对城市发展出现的偏向，能够提出以人的城市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把劳动置于竞相迸发的一切活力之首，这些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异化复归的清醒认识和不走闭关锁国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坚韧不拔。异化的滋生、蔓延确实令人担忧，但并不可怕，关键是：一要敢于承认、勇于面对；二要清醒认识、正确治理。大学教育生态的修复，是整个社会生态优化的先导，如果我们对大学教育生态的异化视而不见、熟视无睹，或麻木懈怠、放任纵容，甚至任其退化、无所作为，那么，整个社会生态的修复将会大大延缓。生态修复，不仅要有自觉，更要有自信。中国的大学，应该从抑制、消除自身的异化开始，复归大学本色，在引领社会文明进步中有所作为。

## 二

生态（ecology）一词，是我在国外学习时见到的。第一次碰到，就被它新颖生动而难以替代的词义所吸引。但就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方法论来说，当时觉得其含义没有超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其关注的主要方面，方兴未艾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又有与其相似之处，就未继续深究。随着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日益陷入困境，生态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不但形成了生态学，而且其基本原理也开始被运用到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在和我的博士生们一起研究劳动者从业环境的过程中，发现生态的概念不但包括了

环境的含义，而且其语义更凸显了我们关注的主体的有机性及其与环境的有机联系，更为简约，更为深刻，难以替代。于是我们的研究也改名为劳动者从业生态研究。生态的视角一经确立，对大学教育异化的认识更加清晰。大学教育的异化，可以表述为大学教育生态的退化，我便开始梳理大学教育生态的演化过程。

我的一生都未离开教育，就连离开学校到工厂的十年，在内心上也始终是“接受再教育”。对改革开放前大学的教育生态，没有亲身的经历，但对于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前期的小学、中学的教育生态和 70 年代末恢复高考后、80 年代初期的大学教育生态却有着刻骨铭心的切身感受。

我是新中国的同龄人，儿时由于学位短缺而形成的“二部制”却给了我们童年无尽的欢乐。那时半天上课、半天课外活动，各种简单游戏、学习小组、少年宫项目、集邮等兴趣活动培养了我们做事认真、讲究条理的习惯和敢于探索、放飞理想的素质。我就读的 110 中学前身是北京大学附属工农速成中学，不但校长有着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而且任课老师也是个个身怀绝技。初中的班主任李大椿老师，不但课讲得一丝不苟，而且课外活动也组织得丰富多彩，跳伞、射击、舢舨等活动令人终生难忘。高中教“三角”的宋世藩先生，第一堂课，一进教室就先在黑板上徒手画了一个圆，随即喊了一声“起立”，定睛再看那圆，其规整程度比出于圆规的作品更有灵性，全班同学立刻被镇住了。可惜的是，这手绝活平时绝不再露，只是有一次没带圆规，同学们才又饱了一回眼福。教“语文”的王冰老师，其见解独到的文章不时会见诸报端。课堂上，他常常沉浸在课文的意境之中，如醉如痴，难以自拔，如果哪个同学小声说话，干扰了他的情绪，便久久不能恢复。教“历史”的王树森老师，不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数家珍，单单是那笔娟秀的板书，就成为同学们偷偷模仿的范本……中学时代，每一个老师都心无旁骛、恪尽职守，都表现了自己的精

彩，都有着自己的故事，也都给我们留下了独特的记忆。那时的老师，似乎个个都很优秀，都很美丽，不用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地去“发现”、去“寻找”。

国家恢复高考，上大学的机会失而复得，我圆了中断十年的大学梦。我就读的北京经济学院，校园虽然不大，又刚刚复校，学校硬件非常简朴，但四年精彩的大学生活却令我终生难忘，那段历史的感受是我心中本来的大学教育生态。

那时进了高等学府的学生，对知识的渴求，可谓是嗷嗷待哺、如饥似渴。紧凑的校园中，处处可见朗朗读书和苦背外语的身影。学生对老师要求甚高，只要觉得有些课讲得不精彩，就将老师撵下台。期末考试时又后悔，因为发现被撵的老师，给的其实都是真东西。学生上课总是主动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倒逼着老师必须充分备课，不敢有丝毫怠慢；课下对经典著作理解的讨论是学习的基本方式之一。记得为争论“使用价值是历史范畴还是永恒范畴”，同学间争论得不亦乐乎，认真得红了脸。学生提出的很多见解都是很前沿的，第一次听到的旅游经济概念，就是出于同系的学生；为了解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一些同学自发组织起学习小组，自学塞尔维亚语；作曲的、编写剧本的、写文学作品的更是各显其能，学生们可谓个个精英。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空前绝后。

那时的教师，虽然业务也荒废了近十年，但也是个个勤奋，认真对待每一堂课，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高等教育尽管刚刚恢复，但老师绝不糊弄学生。“政治经济学”是每个老师专讲一章；“资本论”是每个老师专讲一卷。为了对学生负责，很多课都是专门外请教授来执教，高鸿业、吴易风、洪君彦、郭丁、吴敬琏、刘方域等著名经济学家都专门为他们开课，各方面顶尖级专家的讲座更是丰富多彩；学生的毕业论文一定在校内外找到确有研究的专家教授来指导，学生的社会实践精心策划组织，教师和领

导亲自带队。

那时的学校领导，书记也好，校长也好，一心扑在学校管理上，尽管资历显赫、级别很高，但从不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学历、职称和名不副实的学术头衔。虽然党政领导没有职称，但同样享有很高的威望。就是个别教师走上领导岗位，从校长到系主任，也都还只是副教授。北京经济学院校园不大，却藏龙卧虎，校学术委员会先后聚集了袁方、孙敬之、任扶善以及后来的傅筑夫、白拓方、罗元铮等一批学术泰斗。这些学界大家，坚持真理，无曲学以阿世，享有不可置疑的学术地位。当领导的尊重人才，处处把教授放在前头，自己不追名逐利；当教师的潜心治学，不屑行政的一官半职。记得我留校任教时，教师怕耽误自己的业务，不要说到党政机关任职，就是给个系主任，也不愿意承担。只是后来有人发现当了系主任，评职称会有帮助，才会勉强出任，而一旦评上教授，立即辞职，服务的事，大家轮流干。那时系主任的职位似乎也没有那么大的魔力，不会让人一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甚至改变人的性格和价值追求。

那时的讲台，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站上去的。就是专职教师，也必须经过资格、能力、水平和教学效果的严格认定。我刚刚留校任教时，我的导师杨时旺教授手把手地从教学计划到考试命题的各个教学环节对我进行严格训练。记得第一次试讲，教研室的全体老师帮我以分钟计量授课的时间分布，分析板书的平面布局。先当助教，再上讲台，就是上了讲台，也是先讲一章，再逐步增加。

那时的师生关系，建立在对真理的共同追求之上。在讨论经济规律时，我连珠炮似的质疑，弄得老师略有不快，自己都觉得有些过分，却得到老师深深的偏爱。以给闻一多的助教当助教而自豪的杨学书先生，给了我们许多终身受用的至理名言，如：以著名的史学家精通的也都只是某段历史（清史专家、明史专家等）为例，告诫我们要“术业有专攻”；真

正的学问，不是什么都能有问必答，而是有了问题知道到哪儿去查阅资料、寻找答案。记得一次我在课堂上提出与老师不同的另一种理解，杨先生兴奋地在黑板上写下了“教学相长”四个大字。当时自己的独到见解早就记不得了，但“教学相长”那四个大字却铭刻在心，成为我执教永远的座右铭。

那时的国家领导，对自己大学培养的莘莘学子充满信任，寄予厚望，赋予重托。记得大学毕业时，党中央把我们请进中南海参观，在首都体育馆召开在京全体毕业生大会，姚依林副总理亲自讲话，激起了我们每一个毕业生不负国家重托、勇担历史重任、为实现祖国现代化而奋斗的激情。

当我以教育生态的视角来回忆、梳理一生中的校园经历，不禁感慨万千。改革开放极大地释放了经济社会的活力，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质财富前所未有地增长，大学的校园成倍地扩展，大楼林立，设备先进，资金充裕。但同时商品经济大潮也冲击着大学校园，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教育生态渐行渐远。学生、教师、行政职位、政府和各级领导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和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当教师也好，任校长也好，我始终按照理想的大学教育生态行事，试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扭转一些教育的异化，使其回归大学本色，这些努力有些见效了，有些成效得而复失，有些未果而只能抱憾。这本小书记录了我对大学教育生态变化的体察、探索和思考。卸任之后，从媒体还不时地听到大学校园中，出钱让同学帮着到食堂打饭，雇用同学替自己去记考勤、代听课，明码标价，公平交易；教师在课堂上不讲真东西，却兜售自己校外的各种辅导；很少听到大学发出的正义之音，却不断曝出难以置信的怪异传闻。但愿这些只是个别现象，不会成蔓延之势，否则，教育生态的退化就会演变为恶化。中国大学在办学硬件空前进化的同时，教育生态却在不知不觉中退化，这是我们必须直面的现实。